

移情心理学

[瑞士] C. G. 荣格 著 梅圣洁 译

The Psychology of the Transference

男人因女人而完整，女人因男人而完整
炼金术是无意识心理学的神秘之钥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移情心理学

[瑞士] C. G. 荣格 著 梅圣洁 译

The Psychology of
the Transference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移情心理学 / (瑞士) C. G. 荣格著 ; 梅圣洁译.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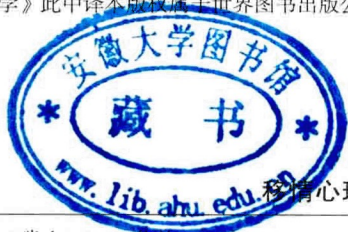
书名原文 : The Psychology of the Transference

ISBN 978-7-5100-7889-7

I. ①移… II. ①荣… ②梅… III. ①C.G.荣格—分析心理学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00735 号

《移情心理学》此中译本版权属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著 者 : [瑞士] C. G. 荣格
译 者 : 梅圣洁
责任编辑 : 黄秀丽 于 彬
封面设计 : 刘 岩

出 版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 张跃明
发 行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 100010 电话 : 010-64077922)
销 售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 13.5
字 数 : 185千
版 次 :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00-7889-7

定价 :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丛书序

自从1976年中国社会逐步回归到发展的轨道上以来，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学”这个三个字组成的字串，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与过去将心理学贬为伪科学相比，当今社会几乎无人不说心理学重要：各个方面的研究人员都向心理学靠拢、从心理学中找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宣称自己是心理学家；高校竞相创办心理学系，大举扩招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心理学，或者说是心理方面的研究投入迅速增加；心理学研究论文在国内外的发表数量呈指数性上升。然而，所有人也都同时感觉，国人的心理状态越来越差，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越来越令人担忧，社会各界对心理学的需求却难以从这些浩如烟海的研究中得到哪怕万分之一满意的回答，由此出现了中国心理学的尴尬与困境。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心理学的状态也是如此。这个状态与马斯洛在七十多年前所说的非常相似：“心理学今天已经被扯得四分五裂，实际上可以说已经成为三个（或更多）分离的、互不交流的科学或科学家集团：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除了马斯洛所描述的那些以外，这场混乱中又增加了如今占据主流地位的认知心理学及其假子认知神经科学，使得整个心理学世界更

加支离破碎。有识之士不得不认为，当今心理学又一次处于徘徊的路口。

心理学必须研究人的行为，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研究人的行为、研究社会性的人的行为，当今心理学领域的某些研究工作就完全可以归于其他学科。而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偏向是，一味试图以微观世界的现象解释宏观的人的行为，以为越微观的知识越正确。一些研究就是看哪个脑区的活动、哪个核团的功能、哪个细胞内外离子的运动、哪个基因何时开放等，试图以机械的还原代替研究对象本身，这不仅在哲学层面难以立足，实际结果也必然走向无知论，进而变相忽略了对人的研究，继续下去势必造成心理学学科的消亡。

另一种倾向认为，只有实验室才是提供知识的唯一领地。目前这一观点在我国尤为突出。这种对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主要的知识体系就并非来自实验室的视而不见的倾向，也泛滥于心理学界，结果是除了实验室以外的心理学的思想精华都被排斥了，更无法让这些精华在回答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与心理有关的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

所有的人都认可，人的行为及其心理基础是人类自身所面临的巨复杂问题，甚至有人质疑以大脑来理解大脑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悖论，更何况人的社会行为远远比单个大脑可能拥有的功能还要复杂。这些思考难免给心理学的研究蒙上不可知论的阴影。在同意心理学要从细胞分子水平到社会水平进行多层次研究的同时，一些人仍然对于通过思辨、实践验证、再思辨、再验证、直到总结出普适理论的研究方法视为寒蝉，这使得我们对高级心理过程的认识，

特别是对人的社会性和本性的认识严重滞后。众多因为人的行为而导致的社会问题陷入无从回答的窘境。今天恰逢爱因斯坦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他的相对论最初也是观察、分析、思辨、推论的结果，是不可能在任何实验室中得到验证的，但最后是在宇宙活动中得到证明的，这对于如何研究和认识人类高级心理过程和行为特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有鉴于我国对高级心理过程和人的本性研究的专著稀少，而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名著颇丰，本着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愿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精心挑选和组织，出版了这套“心理学大师系列”丛书，虽然并不指望它对解决社会问题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但至少可以给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心理人又一次冷静思考“心理学向何处去”和“心理学能干什么”的机会，同时也给社会各界又一次提供了解心理学全貌的窗口，进而为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这个意义看，本系列值得所有心理学人和愿意了解心理学、愿意重新理解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读者参考。此刻，《人性能达到的境界》（马斯洛）、《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弗洛姆）和《自我与自性》（荣格）三本书已经翻译和编排完毕，正在付梓，陆续还会有弗洛伊德、罗杰斯、埃里克森等人的一系列著作出版。这个系列的特点与其说关注的是人的心理，不如说偏重的是人本身及人性的本质。很多著作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甚至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范畴。生而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就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关于全人类的哲学。我想，这也是这个系列对大众及社会最具意义的地方。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长期致力于服务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最

早与中国心理学会合作并始终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出版机构。应世图的邀请，正好就此机会，我就心理学如何面对学科目标和社会现实做点思考，自然都是一孔之见，希望求教于各位方家和各界人士。

张侃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2001—2009）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2008—2012）

2014. 03. 14 于时雨园

序

所有具有心理治疗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过程总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一切需要长期治疗的案例都围绕着移情现象，而治疗的成败似乎从根本上取决于移情。因此心理学无法回避移情问题，心理治疗学家也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所谓的“移情的解决”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升华”（sublimation）这一防御机制与移情紧密相关，我们曾对它的治疗抱有类似的乐观态度。在讨论这些现象的时候，人们往往表现得好像这些可以通过理智、知识和意愿来解决这一问题，或是可以通过医生超级精湛的医术来治疗它。如果情况复杂，而且也不准备抽丝剥茧、化繁为简的话，这种感情带入式的抚慰就够用了；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会掩盖问题真正的困难所在，阻碍或延误深层的探究。虽然我最初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再怎么重视移情也不为过，但随着经验的增长，我意识到移情的重要性是相对的。移情就如同药石一般，对此人是良方对彼人是毒药。在某个案例中，移情的出现代表情况好转，而在另一个案例中则是阻碍，加重了病情；还有可能在别的案例中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大体来说，缺乏移情与出现移情一样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本书里涉及的是移情及其现象的“经典”形式。作为一种关

系形式，它往往意味着“面对面的”（vis-à-vis）。无论面对面消极与否，甚至存在与否，移情通常起不到什么作用，比如当自卑情结伴随着某种补偿性自尊需求而到来时^①。

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我竟然会借用炼金术象征体系这一看似不相关的东西来阐释移情。但是读过我的《心理学与炼金术》（*Psychology and Alchemy*）的人都知道炼金术与移情现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无意识心理学的实践中必须考虑到这种联系。读过之后读者便不会惊讶，这种在实践中如此重要且频繁出现的现象在炼金术的象征意象体系中也具有一席之地。这些意象不太可能是移情关系的意识表现，相反，它们无意识里与移情天然吻合，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将它们当作阿里阿德涅之线（Ariadne's thread）^②来引导我们的论述。

本书中不会涉及移情的临床症状。本书并非为指导那些初次接触移情的新手所作，而是专门为已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行家里手写的，意在为这个新发现的、尚待开垦的领域提供某种指引，让读者能够了解其中的一些问题。鉴于本书理解起来困难重重，我想强调，我的研究结论只是暂时的。我试图将我的观察和想法整合起来，呈现给读者，希望能够吸引读者关注那些于我而言长久以来无法忽

① 这并不是说这些情况下从不会发生移情。移情的消极形式，如厌恶、憎恨，是一种阻抗，从一开始就赋予了另一个人巨大的重要性，即便这种重要性是负面的；它试图以各种想象得到的方式阻碍积极移情。所以，以对立面的整合为典型象征的积极移情无法发展起来。

②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是克里特国王弥诺斯之女。弥诺斯建立了一个迷宫，将怪物弥诺陶斯关在里面。阿里阿德涅给大英雄忒修斯一个线团，帮助他杀死弥诺陶斯后走出迷宫。——汉编注

视的重要观点。可能没有翻阅过我之前的著作的读者会觉得我的表述难以理解，因此我将相关著作在脚注里做了提示，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背景知识不甚完善的读者在接触本书时，或许会为我研究中涉猎的大量历史资料感到震惊。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站在另一个时代观察现世时，才有可能正确认识、评判当代的心理学问题。我们只能从过去某个存在相同问题的时代来看这些问题，虽然问题的形式和所处的环境会不同。所以我们的比较分析必然需要对当时历史状况的方方面面进行同样细致的考量。如果研究涉及的是大家熟悉的内容，表述则会变得简单得多，稍许注释和提示就够了。但事与愿违，本书探讨的炼金术心理学几乎是片处女地。读者若尚未翻阅过我的《心理学与炼金术》一书，则会很难理解本书。而具备足够专业与个案经历的读者，熟悉移情相关问题，则不必我多虑了。

虽然当前的研究可以自成一家，但它同时引入了炼金术中更为复杂的对立面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现象与整合，我会在下本名为《神秘融合》(*Mysterium Coniunctionis*)^③的书中论述这些。我想借此机会对所有在我写作过程中提出指正的人表示感谢，尤其感谢玛丽-路易丝·冯·弗朗燕 (Marie-Louise von Franz) 博士的慷慨相助。

C. G. 荣格
1945 年秋

③ 翻译后作为《荣格全集》(*Collected Works*) (1963年) 的第14卷。

移情心理学

对一组炼金术图片的解释

Quaero non pono, nihil hic determino dictans conicio, conor,
confer, tento, rogo……

(我探寻，而不断言；此处我不做任何定论；我推测、实验、
比较、尝试、询问……)

——克诺尔·冯·罗森诺斯 (Knorr von Rosenroth)^① 的座右铭

^① 克诺尔·冯·罗森诺斯：17世纪德国的基督教希伯来语学者、秘术家。——汉编注

—

“融合”（coniunctio）这一在炼金术中使用得最为频繁的词语，最初指的是“化学合成”，考虑到物质或者“身体”也是通过所谓的“异性相吸”（affinity）而紧密相连的，那么“神秘婚姻”的思想在炼金术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过去，人们使用各种各样的词来表达某类关系，尤其是有性意味的关系，比如婚姻（nuptiae, matrimonium, coniugium）、友谊（amicitia）、吸引（attractio）、奉承（adulatio）等。因此，要化合的物体被认为如同药剂师之于病人，丈夫或者男性之于妻子或者女性。更形象一些的话，可以描述成公狗之于母狗^①，马（种马）之于驴子^②，公鸡之于母

① “带上一只 Corascene 公狗和一只 Armenian 母狗。”（“De alchimiae difficultatibus”，*Theatrum chemicum*, I, p. 163）另一句引用 Kalid 的话（《哲人与玫瑰园》（*Rosarium Philosophorum*），以下简称《玫瑰园》，*Artis auriferae*, II, p. 248）则为：“带上一只 Coetanean 公狗和一只 Armenian 母狗。”而在古埃及魔法书中，Selene（月亮）被称为 κύνων（母狗）。（eisendanz, *Papyri Graecae Magicae*, I, p. 142, Paris MS. Z 2280）在 Zosimos 的说法中则是狗和狼。（Berthelot, *Alch. grecs*, III, xii, 9。Corascene 和 Coetanean 没有相应的译词，可能原词有误，或是指特定的地名。——英编注）

② Zosimos, in Berthelot, *Alch. grecs*, III, xii, 9.

鸡^③，以及有翼龙之于无翼龙^④。这些词语越是拟人化、动物化，创造性的幻想和潜意识所起到的作用便越是明显；而我们从中也能越发能清楚地看到，古代自然哲学家们在探索幽暗而未知的物质本质之时，是如何被诱惑而远离了严密的化学研究，从而堕入“物质神话”的咒语的。不过鉴于从不可能完全摆脱偏见，即便是最客观公正的研究者，在进入一片从未被照亮的黑暗领域之时，也容易成为无意识假设的受害者。这不一定是幸的，因为随后出现的关乎未知事物的思想，就是一种古老的（尽管不那么合适）类比。凯库勒（Kekulé）“舞伴”^⑤的观点无疑是一种“融合”的视角，他因此而去探寻某种碳化合物——也称为苯环。而炼金术士们也全神贯注于这种“配对”观念长达十七个世纪。正是这种概念常常将研究者的思维诱离化学问题，回到有关皇室圣婚的古代神话上。但是在凯库勒看来，这一研究已经实现了化学方面的目的，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有机合成物，帮助我们在合成化学上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回溯历史，可以说炼金术士的嗅觉相当灵敏，他们探寻出这秘密中的秘密（*arcanum arcanorum*）^⑥，这是神的恩赐和至高无上的秘密（*domum Dei et secretum altissimi*）^⑦，是炼金艺术最深层的神秘性，这是他们工作的巅峰。随后对于另一炼金核心思想——化学元素变化

③ 最经典的段落见 Senior, *De chemia*, p. 8: “你需要我正如公鸡需要母鸡。”

④ 各类文献中有大量此类图片。

⑤ Kekulé, *Lehrbuch der organischen Chemie*, I, pp. 624f; Fierz-David,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Chemie*, pp. 235ff.

⑥ Zacarius, “Opusculum”, *Theatr. chem.*, I, p. 826.

⑦ “Consilium coniugii”, *Ars chemica*, p. 259. 参见 *Aurora consurgens*, I, Ch. II: “她（智慧）是上帝的馈赠与圣礼，是件神圣的事物。”

——的肯定，亦是炼金思想姗姗来迟的胜利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考虑到这两个关键的思想在实践和理论上至关重要，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个想法属于直觉预知，而后期的发展证实了其魔力所在^⑧。

我们发现，炼金术不仅通过逐步打破神话性的前提假设，从而演变成了化学科学，而且还成为一种神秘哲学。也可以这样说，其实它一直都是—种神秘哲学。—方面，“融合”的思想有助于阐释化学合成；另—方面，它成了神秘联盟的象征，因为它作为—种基本神话题材，表现的是“对偶联合”（union of opposites）的原型。这个原型并不表现为自身以外的事物，并不是超自然的，尽管其具体意象确实来自外部世界。更确切地说，这个原型甚至与其外部形式无关，有时甚至相悖，它呈现的是非个体性心理的生命和本质。这一心理是每个个体与生俱来的，无法被修改，也无法为个体掌控。它到底是存在于个人身上，还是存在于群体当中、进而出现在每个人身上，这两者别无二致。它是—个个体的先决条件，正如海洋是单个海浪的载体。

炼金术的“融合”概念在实践上的重要性已被后来的发展证明，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一概念也具有同样的价值，也就是说，无论是探索未知的心理领域，还是研究物质之谜，炼金术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的确，若非炼金术如此有力量，能够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力，它是绝不可能在物质世界中高效运作的。融合是—个先验的概念，在人的精神发展上总是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如果我们追溯炼金

^⑧ 融合主题的魅力主要源于其原型形象，这一事实与之并不矛盾。

术中这一思想的来源，会发现两个源头，一个是基督教，另一个是异教。基督教源头毫无疑问是与基督和教会、未婚夫和未婚妻有关的教义，基督扮演的是索尔（太阳）的角色，而教会扮演的是露娜（月亮）^⑨的角色。异教源头一方面是神圣婚姻（hieros gamos）^⑩，另一方面是神秘主义者与神祇之间的结合^⑪。这些心理体验在传统文化也留有很多印迹，可以解释那些在炼金术的奇怪世界和秘密语言中大量的、完全难以理解的事物。

如前所述，“融合”的概念总是出现在人类思维历史中的重要节点上。现代医学心理学的前沿借由观察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心理过程，致力于透彻地研究心理背景（通常也称为潜意识）。而这类研究之所以必不可少，其首要原因便是心理治疗的需要。身体或意识的变化无法完全解释心理的疾病障碍，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故而需要引入另一个解释因素，即无意识过程假说^⑫。

实践分析表明，潜意识总会投射在最先出现的人物和情境之中。一旦个体认识到了投射的主观来源/主观性，这些投射最终就都能重新整合入个体之中。有些人却抗拒这种整合，即便投射内容已经与投射对象分离，但他们仍会将其投射在医生身上。在潜意识当中，与异性近亲的关系有着重要地位，例如儿子与母亲的关系，女儿与

⑨ 细节请参见 Rahner, “Mysterium lunae”。

⑩ 相关的古典文献集可参见 Klinz, *Ιερὸς γάμος*。

⑪ Bousset, *Hauptprobleme der Gnosis*, pp. 69ff., 263f., 315ff.; Leisegang, *Der heilige Geist*, I, p. 235.

⑫ 我将无意识过程称为“假说”，是因为无意识显然无法直接观察到，只能间接揣摩。

父亲的关系，以及兄弟与姐妹之间的关系^⑬。这种情结总是无法完全整合，因为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几乎常常被投射成父亲、兄弟，甚至是母亲，当然后者是在少数情况下才出现。经验表明，这种投射持续存在，且一如既往的紧密（弗洛伊德认为这就是致病原因），使个体与婴儿时期各种初始人际关系产生联结，并倾向于将孩童时期的主要经验重现在医生身上。换言之，与父母之间产生的神经障碍如今转移到了医生身上^⑭。弗洛伊德最先认识、描述了这一现象，创造了“移情神经症”一词^⑮。

这种联结如此紧密，几乎可以说是“化合”（combination）。当两种化学物质结合时，两者都改变了。这正是移情过程所发生的状

^⑬ 我没有考虑父子、母女等所谓的同性恋形式。就我所知，在炼金术中，这种变体只在“Visio Arislei”（*Art. aurif.*, I, p. 147.）中被间接提到过一次：“主啊，虽然你是国王，可是你并不是好的统治者。你明知道男性无法生育子嗣，却让男性和男性结合在一起。”

^⑭ 弗洛伊德说 [《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第3部分第455页]：“心理工作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在医患关系，即“移情”中，为旧有的冲突创造出新的形式。患者在新的冲突形式中的举止表现很可能和过去一样……人为构造的移情病将取代患者真正的疾病，医生这个单一的、同样是想象中的力比多目标对象将取代其他各式各样的、非真实的力比多目标对象。”移情是否始终是人为构造的还有待商榷，因为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心理治疗中发生，它的出现其实相当频繁且自然。事实上，在人类的一切亲密关系中，特定的移情现象几乎都是或有益或困扰的因素。

^⑮ “只有患者足够顺从，足够重视心理分析的必要条件，我们才能经常成功地将新的移情含义赋予疾病的各类症状，以‘移情神经症’取代普通的神经症……” [《回忆，重复和修通》（*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Through*）第154页] 弗洛伊德在此处加入了太多他自己的理解。移情绝不完全是医生的工作。移情往往在医生开口说话之前就已经全面铺开了。弗洛伊德认为移情是一种“旧毛病的新形式”，一种“新制造出来的、变形了的神经症”，一种“新的、人为的神经症”（《引论》，第3部分第44页）。这一观点只有当神经症患者的移情也是神经症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但这种神经症并非是新生的，也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它仍是旧有的神经症，唯一的新变化是医生也被卷入了旋涡之中，他其实更像是神经症的受害者而非制造者。

况。弗洛伊德精准地认识到，这一联结在心理治疗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因为它会使医生个人的心理健康与患者的障碍“混合”在一起。使用弗洛伊德的治疗法时，医生会尽可能地防止移情。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很好理解，但在某些情况下会大幅削弱疗效。但是，很明显的是，医生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神经健康甚至会受到损害^⑩。弗洛伊德几乎接替并承担了病人的痛苦。因此他承担着风险——而且从本质来说，他必须承担这种风险^⑪。1907年我们私下会面的时候，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弗洛伊德对移情现象的高度重视。我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停顿间歇，他突然出其不意地问我：“你对移情怎么看？”我由衷地答道，它就如同分析法里的基本字母。这时他说：“你抓住了核心。”

移情之重要，往往让人误以为它在治疗中必不可少，甚至必须要求患者产生移情。但是移情这事就如同信任一样是无法索要的，它只有在出于自发（spontaneous）时才富于价值。强迫来的信任只能使心灵扭曲。认为必须“要求”移情的人则忘记了移情仅仅是治

^⑩ 弗洛伊德早已发现“交叉移情”现象。熟悉他的治疗方法的人会发现，他会尽量避免让医生身份受到交叉移情的影响。因此医生倾向于坐在患者的身后，假装移情是源于治疗方法，但事实上它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会发生在他身上，也会发生在老师、牧师和一般的医疗从业者身上，而且最重要的是还会发生在丈夫身上。弗洛伊德还将“移情神经症”一词作为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恐惧症以及强迫症的统称（出处同上，第445页）。

^⑪ 这对医生或护士的影响可能极为深远。我知道有些案例在处理边缘精神分裂症（borderline schizophrenics）的时候，精神病短期的间歇实质上是出现了“接管”，在间歇期间患者感觉比正常时还要好。我甚至还遇到过一个案例，医生在为处于潜在被害妄想症早期阶段的女性患者做分析时，诱发了自己的妄想症。不必对此大惊小怪，因为如果医生自身具有这方面的潜在倾向时，某些心理困扰的确可能极具传染性。